

● KANG ZHUO WEN JI



康濯文集

短篇小说·中篇小说

2

I 217.2
114
2

康濯文集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 一九九八

[湘]新登字002号

康濯文集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4.125

字数:1,660,000

ISBN 7-5404-1838-9

I·1465(全五册) 定价:94.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康濯墨迹

短篇小说

(303) 目 录 吉林出版集团

(432) 第一卷十

第二卷
短篇小说

春种秋收.....	(1)
黑人.....	(31)
在路上.....	(45)
过生日.....	(58)
重逢的时刻.....	(67)
半天空里彩花飘.....	(75)
四季迎春.....	(78)
三面宝镜.....	(94)
代理支书.....	(126)
分秒值千金.....	(157)
家书抵万金.....	(183)
批准下乡记.....	(213)
一个真实的传说.....	(243)
重逢轻喜剧.....	(276)

中篇小说

- 洞庭湖神话..... (307)
- 十年一聚..... (435)

卷二 蒙

短篇小说

- (1) 孙丹林春
- (12) 人黑
- (24) 土叙高
- (28) 日去板
- (67) 该相的彭童
- (72) 瑞苏法里空天半
- (87) 春也季四
- (94) 势定而三
- (100) 件支野丹
- (127) 金子前母合
- (183) 金不林并容
- (213) 野色下那排
- (243) 斯新的实真个一
- (270) 情喜姓彭童

春种秋收

前年冬天，我在岭前庄住了些日子。今年，二月早春时节，我又到了岭前庄。相隔一年多，村子里变化真不少。半天的工夫，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就告给了我几十件新鲜大事。吃罢黑夜饭，我正说要再去找他谈谈，他可又自己跑来了；并且咧着嘴，急急忙忙地对我说道：

“嘿，我还忘了个挺大的事儿没跟你说哩！”又好像故弄玄虚地停了下来，看了我半天，才接着说：“你知道，周昌林结了婚……”

我大叫一声，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儿摇晃，让他赶快说说这件事。他可要拉着我先去昌林家看看，并要我去叫昌林自己说。我就忙忙乱乱地跟着他上了街。不踏这个宣传委员名叫周天桂。他说的周昌林，是一个远近四乡都有点儿名气的好青年；担任着村里青年团的副书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委员，听说在去年秋天参加了党。据天桂谈，昌林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他那恋爱的故事可真是好的厉害。又说，他

住的新房也挺美——单另住着土改时候分给他家的那两间北屋。我知道那是在一个小独院里。我催着天桂，连跑带窜地跨进那个院子的北屋，只觉着猛然间浑身透亮：就像是刚从陡岩直立在两边的山沟里第一步迈上平原，眼花的看不过来面前的景色和风光……

周昌林大手大脚地跑到我跟前，又笑又嚷，推推抱抱地把我直往炕上送。炕上一个年轻的妇女早给我和天桂扫净了一片地方。我从炕桌上的灯影里看了看这个妇女，不禁大吃一惊，觉着这真是左近的山沟沟里第一个闪光发亮的姑娘。丰润的脸上透着粉红的嫩气，稳重的神色当中不露半点羞臊；俐俐索索的两只手，扑扑腾腾的满身的劲儿……她好像和我很熟，问着我外边的各种消息。我一边回她的话，一边注意着这个喜气盈盈的屋子——村里党、团、政权、农业社和亲戚朋友们送的彩旗、横幅和各种摆设，都还是一片刷刷新；粉白的墙头，也还是明光闪闪……我转向昌林，开门见山地笑道：

“好哇，昌林！”又看了看那个仰脸望住我的妇女，“你看，我一不喝你们的喜酒，二不跟你们闹房；就是要听听你们恋爱的故事。你俩一块儿说说吧！啊？”

炕上的妇女摆了摆头发，笑着低下脑袋，把一条手绢绑在手腕子上。昌林可把脑袋扭过一边，光笑——笑得傻里傻气的。

我催着昌林，让他快说。天桂也帮我催促着。昌林却支支吾吾地老说要谈谈别的。我可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妥协。我这不是开玩笑，也不只是因为天桂说了他们恋爱的故事好的厉害，这才引起了过分的好奇。而是因为昌林的结婚，的确算得上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要知道，眼前同那么一个漂亮的妇

女住在这里的新人，原本是村里青年们婚姻问题上的最大的“问题”呢！

记得前年冬天我在村里的时候，昌林已经满了二十二周岁，正是农村青年早该结婚的年龄。他又是个挺红的干部，长的又英俊，劳动更可以顶住一个半人；没念过多少书，但靠着自修，肚里的墨水也不少。不用说，他找对象的条件自然不会太低。可是，外村的姑娘大多不愿意来这一带山区；本村几个高小毕业了业的姑娘，眼皮更高，目标根本就没放在村子里。本村当然还有些没念过多少书的闺女；别看她们过去不怎么起眼，这二年生活好了，打扮一下，上上地，去去民校，一个个也都变成了宝贝一样的明珠。她们虽也愿意找本村的男青年，并且也有几个跟昌林谈过恋爱；但有的是昌林不满意，有的又因为受了高小女生的影响，却都提出来不管是谁，一定得先答应了帮她上学校，她才答应跟他订婚。这么一来，昌林那伙男青年当然不干；他们说：“我帮你学到高小毕业，你怕不又要考中学，不又要跟我退婚，另找外边的干部结婚么？哈，天底下谁干那种傻事儿哩！”于是，没结婚的男女青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姑娘们倒还可以去外边找对象；男的，可只能在没事的时候，在昌林的带领下，找着上级干部和村里的党支部，一扯一宿，并且非常激动地提出质问，发着牢骚：“咱们这都是打从参加儿童团，就干革命的哩！这如今，国家不管要咱们干甚么去，咱们没说的——提起腿就走。要咱们安心农业生产，也行——咱们就好好发展互助合作。可是，咱们是不是也应该结婚呀？啊？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帮咱们解决解决这问题儿呀？啊？”那时节，我也曾被昌林他们质问过不只一次。现在，看着这

充满喜气的新房和这一对漂亮的房主，我在万分欢喜当中好像还带着点儿报复的心理。我接着就大声嚷道：

五、“怎么，昌林你还不说呀？不说我可要闹房啦！”

周天桂和小两口儿不觉都哈哈大笑。炕上的妇女一边使绑在手腕子上的手绢擦着脸，大大方方地对我说：

“你闹吧，康同志！”

突然间院子里一声吆喝：“慢着，慢着，闹甚么哩？等等我啊！”

跟着就有个小青年射箭一样地蹦进了屋子。这是个高小毕业的学生，名叫周天成。身架儿精瘦精瘦的，人们都管他叫“一根筋”；但他却精力旺盛。担任着农业社的文化娱乐委员。他提来一小篮本村出产的梨和花生，跑到我跟前说：

“我知道你准在这里。嘻嘻，闹了点吃的，咱们聊聊。”把小

篮往炕桌上一搁，又说：“呃呃，老康，你是想要闹甚么呀？啊？”

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我看啦，你最好甚么也别闹。你不知道，我昌林哥他们两口子是白天黑夜甜不丝地，真好比甚么书上说的鸳鸯鸟儿一样，结婚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步；今日黑夜恰好农业社和民校里又都没有事，他两个当然更得在家里‘亲爱’一番……

老康，你看，你要是闹闹这闹闹那的，闹得打扰了人家的爱情，那可是不‘道德’哇！”

屋子里哄腾大笑起来。炕上的妇女笑的倒在被子上。昌林可

转过身子，嚷道：“我撕了你这嘴！”

他真的就在天成的脸上拧了一把，身子也摇摇晃晃地快坐不稳，赤红的脖子一吱一扭，“吃吃吃”笑的脑袋都抬不起来……我

实在不知道周昌林还会这么害羞怕臊。真的，他是个又高又壮的漂亮青年，严肃、大方，谁见了谁都会赞美。他往地里担粪的时

候，身子不弯不荡，就像随便走道儿那样迈着大步；肩膀上吊着一二百斤重东西的扁担，随着他的步伐，走一步，好像便要跳起来二寸高。推三几百斤的小车，他使一个巴掌抓住一边车把，就能走半里地。可是，现在却像碰见谁在他胳肢窝里搔痒痒那样，变得没有了一点力气。天成这个“一根筋”一胳膊就把他搯倒在炕沿边，不理他，继续对我说着。

“当然啰，老康，你是个稀客！”天成对我眯了眯眼儿，说。“你在这儿坐一坐，说说话儿，那还是可以啰！再有，我昌林哥他们的恋爱故事，你怕也应该了解了解。是吧？啊？你正是想听这个？好！我看，为了节省时间，就先让我给来上一段……”清了清嗓子，屋里的人谁都不顾，跟个甚么了不起的主角一样，给我介绍开了昌林他们恋爱的事儿。

昌林的爱人——炕上的这个妇女叫刘玉翠，是个呱呱叫的高小毕业生。娘家住在岭后庄。岭前岭后两个村子只离着十里地，但却隔开一道不小的坡梁。坡梁上的道儿，又是一条盘来绕去的羊肠子，因此两个村子平日的往来并不多，两个村历来也不归一个区管辖。没想到这可正好！就正是在这么两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村子里，哎哟哟，周昌林和刘玉翠……

“就闹出了个又是恼人、可又是新鲜漂亮的怪事儿！”天成刚说到这里，昌林就嚷着要扯断他这个“一根筋”。玉翠却抓了一个梨，朝天成一摔。天成接篮球一样反手接住梨儿，正要打闹；天桂插进来说：

“好啦，好啦，别光斗嘴啦！”顺手拉了我一把，悄悄地笑道：“老康，快叫昌林他们自己说吧！也就是，他们那恋爱过程跟恋爱态度……”

天桂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我却早已经忍耐不住。我简直是在命令昌林，叫他赶快说。昌林可还是腼腆地扭着脑袋，支吾着：“真是！这有甚么说，说头！”我再一次地命令着他，一边也就让玉翠说。玉翠使两个指头拂了拂头发，淡淡地笑笑，膘了昌林一眼。昌林可还没答应。天成说：“咳，真是！这有什么不好说哩！昌林哥，要不这么吧！——还是让我来说吧！我保证……反正你们那过程我也……”玉翠急忙抢着说：“昌林，说说就说！这反正也没有甚么稀罕的！你先说吧，我随后补充。”昌林道：“行！说就说！”又推了天成一把：“你呀，你保证？你是个美国电台，光会造谣！一边去！”天成高兴地对我吐了吐舌头。

昌林剥着一颗花生，在考虑着他的恋爱故事。玉翠把油灯挑亮了些。屋子里静下来，嵌着玻璃的木格子窗上，透进来院里一棵梨树的影子。早春时节，梨树的枝桠又秃又光；枝桠的缝隙里还露出几颗天上的星星，在玻璃上轻轻地闪动……

就在这安静下来的喜气飘扬的屋子里，周昌林和刘玉翠开始说着他们的故事。他们免不了要有说得简略的地方，甚至还要有意地丢掉一些情节；这时候，天成就会真像一根筋那样蹦跳起来，补说一番。天成也有补说得夸大和过火的地方；就又有天桂出来公平地校正，并在双方争论的问题上作出结论……不用说，我听到的一切情节都是可靠的，整个故事自然也是完全真实的。下边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去年春天，春耕刚刚开始的时候。地点是在村北

的坡梁上——就是隔开岭前岭后两个庄子的那个大坡梁。……

有一回，昌林去那坡顶上的地里做活，正碰上玉翠也在那里做活。他们两块地挨的挺近，只隔着一道一步就能迈过的垅沟。那工夫，他俩还并不熟；不过到底都是在岭前岭后长大，就总也多少有点认识。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便都显得特别的不自在。昌林是光觉着好比钻进了葛针窝，难受得要命；又好像是被困在不远处的一面削壁顶上，要上要下都没有办法。只在心里头对自己说：

“咳咳，这才是走遍天下也找不着的别扭事哇！”又问着自己：“嗯？我倒了甚么霉啦？怎么就偏偏碰上了她呀？”

这的确也难怪昌林。他们碰在一块儿，原本是一个偶然又偶然的事。坡顶上玉翠养种的倒是她自己家里的地；昌林去的那块地，早先可并不是他家的。去年春天，他们村里农业社扩大了一倍，作生产计划的时候，发现他家有一亩多自留地夹在社地中间，挡住了社地连成一片；这当然应该换。昌林又是个干部，因此就随便拣了坡顶那块又远又不好的地换了。没想到这一换就跟刘玉翠碰到了一块儿……而恰恰在碰见玉翠那以前十多天，玉翠她姨姨刚刚跟昌林和玉翠说了说亲事，昌林也刚刚拒绝了这门亲事……

昌林的话说清楚：昌林为甚么要拒绝这门亲事？这是因为她瞧不起人家。可为甚么要瞧不起？原因据说在刘玉翠的身上。说是刘玉翠在高小毕业以后，因为没考上中学，回到村里，就整日疯疯颠颠。不做活，也不工作。每天吃了饭，就光打扮起来挑对象。而且，听说还一定得挑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或者是要挑个大干部。左近邻村的男青年，又更给拌蒜加葱，说她的条件是要“两高两相当”——地位高，文化高；年岁、长相也得相

当……不知道这些说法是不是完全可靠。但是，搁不住各人一张嘴，十张嘴就能说活一个死人。说的人越多，说的话也就味儿越重。这么传风煽火，直扇得玉翠她爹娘都受了传染——天天替女儿着急，时时埋怨女儿眼皮太高。作娘的，又难免要把自己当作处理女儿婚姻问题上的“负责干部”；于是，碰见左近村坊的老姐妹，把嘴一张，就要又伸脖子又眯眼，又跪指头又逗点，数数落落，连埋怨带夸，一齐来。

“那死闺女呀，不是党团员不要，不是文化比她高的不要；年年岁不相当不要，脸蛋子不白也不要……咦呀呀，我的老姐妹，可把人难的啊……你说吧，那死闺女也是个团员哩！也拿了高小文凭！看上书是一页一页往下翻，写上字是刷溜溜地——笔尖儿顿都不顿！再说长相嘛……总也算五官端正，不短不丑吧！嘿嘿，你说不是么，老姐妹？”

老娘娘们说说道道，保不住就要顺口托讯问人。正赶到去年头开春的时候，岭前庄玉翠她姨姨去岭后串亲，跟玉翠她娘三言两语就拉呱上了玉翠的事。她姨姨倒不是个媒婆子；不过是兴不由己，有口无心地表嘴搭话，随随便便就跟人家提起了周昌林：“那小伙子呀！身架子就像画上的狮子，肚里头墨水也满多！又领导团，又办农业社，在区、县都是敲响了的人物！找对象找了二年，如今都还没找下——在岭前怕也就没有配得上的姑娘……我说呀，咱玉翠要是跟他……那才是狮子配凤凰哩！嘻嘻……”

不用问，事情一说就成。尽管当姨姨的有点失悔自己的冒失，但搁不住玉翠她爹娘的九催十请。姨姨的热心肠一抖动，回到岭

前庄，气都没喘，便上了昌林家。

昌林的家长当然也是欢天喜地。昌林却说：

“她呀！趁早……她那脑瓜子里装满了资产阶级享乐的思想……说得好，是我没那福份！说得不好呀，我起根儿就瞧不起她！”

把个爹娘气的快换不转气来。但消息传到了村里，昌林的行动却得到了绝大多数青年的拥护。周天成就是拥护派的代表人物；他领着一伙群众，找见昌林，跳着说：

“完全正确！昌林哥，就是刘玉翠非要找你，你也不能理她！你是咱们团的领导人，是有骨头的……”

“别说啦！”昌林抹了把嘴，打断了“一根筋”的话。“老提那事儿干甚么！你对姓刘的妇女有兴趣是怎么着！”

“对！我赞成你这话！”天成说。真像一根筋那样蹦搭了两下，向他周围的群众嚷道：“同志们！这事儿是风吹云散，往后谁也不许提啦！”

昌林和玉翠的亲事，就这么闪了一下。好像星星点点的一场小雨；雨过了，鞋都不湿。

没想到小雨刚过，天空又起了乌云。周昌林正闹罢了个拒绝婚姻的事，这一天，猛又跟他拒绝了的妇女碰在了一道！还不是碰在人多的场合，也不是碰那么一会半会的工夫；是碰在坡梁上左近没人的地方，并且还得同在一块儿做半天的活……这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怕也要觉着别扭，也会很难对付的吧！

不光是周昌林别扭，刘玉翠当时也是同样的别扭。那一天，刚刚在地里碰见昌林的时候，她“烘”一下就浑身发热。手脚也马上不听使唤，好像都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心眼里忙忙乱乱

的，对住自己又说又嚷：

“噢！这不是他？是，是他……”

这原因，同昌林一样。她娘跟她姨姨说合了亲事以后，回头告诉她，她的答复也是一个“不”字；她也同样拒绝了这一件婚姻——老实说，她还更瞧不起周昌林。

她这个没考上中学的高小毕业生，牛皮还挺大。在学校当过团的干部；论知识，论长相，也自觉是很有些分量。从小又是在贫农的家庭长大；家里地里的营生，不论是针眼里穿线，不论是坡地上扶犁，也都拿得起放得下。只因为世界变动的太快；她没考上中学，却带了个一心想往城市的思想，回到了她从小在这里生长起来的老山沟。

城市的妇女当中，有田桂英，有郝建秀；有抗美援朝的光荣的女护士，有说不尽的远大的前途。而且，城市是电灯电话，高楼大厦；花衬衫，洋袜子，妇女的头发听说都是一髻一髻的……再看看自己住的小山沟，农民翻身了，可也翻不出夹着石头的二亩硬土！村里连个农业社都没办，想闹个俱乐部也闹不起来。而且，坡梁上是一丛乌柏，一片臭松；树高林密，草棵连绵；那怪石、岩堂和孤峰、削壁中间，还有着跑来跑去的野兽……真是荒山荒野哇！要到甚么工夫才有美好的前途……说快点，再过二十年吧！——自己就快到四十岁……咳，连山前的平原都赶不上！赶个会，看个戏，出门就得走二十里地……

刘玉翠回到村里，就好比是住进了监牢里。见了人，怕人笑话；整天对着一本书，连书上的字都看不清。上地里劳动吧，人去了心不去；回家里做活，人回了心又不回。就这么要死不活地呆过了一些时光，忽然间，碰见外边的干部找她来谈恋爱……

这是个机会！找一个好对象，不是可以跟出去追求前途么……刘玉翠跟人家谈说了起来。不过，她跑区去县，连别人介绍带自己认识的，先后碰过四五个县区干部，可一个也没有谈成……

从此以后，刘玉翠更加心烦意乱——前途问题没解决，又有一个婚姻大事混搅了起来……正是冬闲时节，她也去互助组里做点零星活儿；做着做着，说不定都会要一个人烦乱得悄悄走开，闹的大家猜不透她是个甚么谜。于是风风雨雨，有人说她是找对象找的迷住了心窍，接着便出来了“两高两相当”一类的各种谣言怪话。这当然只会更增加她的烦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她娘告诉她：要把她许配给周昌林……当时她听都没有听完，就堵娘的嘴。娘可是滔滔不绝，再三地劝说着她。闹的她气上心来，干脆说了个“不”，就一个人跑回自己的小屋，对着一面镜子，埋怨开了自己的老人。

“唏，还想要给我包办哩……可抓住个甚么人就跟我谈！”好像是在给镜子里头的人诉说，又好像是在听镜子里头的人诉说。“周昌林……一辈子呆在个老山沟里，初小怕都还没有毕业，只会个笨劳动！这样的人有甚么出息！有甚么稀罕！我在外边碰见的那些，哪一个不比他强……”

婚姻她是拒绝了，但事情却没有闹完。她爹她娘虽挡不住她自己找对象，但总不大愿意让她找到老远的地方。因此，老两口儿对周昌林是一百个愿意。她拒绝以后，娘是哭哭闹闹，眼睛和鼻子没断过水滴滴。爹更是整日骂她疯颠颠，骂她不好好劳动；她上地也不给她像样的农具使唤，吃饭的工夫饭都不让她端。她家里参加的互助组，原来就嫌她不好好做活；那阵子，刚刚计划春耕上地，就正式提出来不把她算在组员里头……村子里，更是